骑兵上校和他的情人

原著者　基欧诺
编译者　周松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责任编辑:柯继步
装帧设计:龙　舟
责任技编:王　颖

书　　名　骑兵上校和他的情人

原 著 者　基欧诺
编 译 者　周松林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深圳市彩田路海天综合大厦
　　邮编:518026
印 刷 者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1997年2月第一版
印　　次　1997年2月第一次
印　　数　1—3000册

ISBN　7-80615-468-x/I·122
定　　价　16.80元

致我的朋友查理和苏珊·比斯帖昔[1]

是卡塔里娜·德·阿可斯达，在寻找她自己的画像吗？[2]

① Charles et Suzanne Bistesi 夫妇：作者的好友，在尼斯歌剧院任小提琴手，和本书主角安杰洛一样，是皮耶蒙人。

② 卡塔里娜为16世纪时人物，因异端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后来她幸免于难，改以烧其人像为处罚。在此影射安杰洛不顾生命危险，找寻他所塑造的自我。

1

天刚破晓，安杰洛早已醒来，觉得心旷神怡。这地区夏天会有点露水，还好他身处小山丘，才没被沾湿。他抓起一丛石南草擦马身，然后卷起鞍囊，顺着山谷而下。

沿途小鸟开始啁啾，即使在谷深、仍为黑夜所笼罩之处，也不觉得阴凉。天空已是一片鱼肚白，最后，为乌云、乱草所遮避的一轮火红太阳，忽从森林中浮现。

天气虽然酷热难熬，安杰洛仍很想喝点热的东西。方才夜栖的山丘下是一片河谷，河谷的那一头，离他两三里远之处，耸立着一片荒芜的山群，山上高大的橡树在太阳照耀下，闪现着青铜色。走至河谷，他看到路边有户佃农，草原上，一个身着红裙的妇人正在收拾竹竿上被露水所沾湿的衣服。

妇人身穿麻布内衣，赤裸着肩膀和两臂，袒露出那大而黝黑的胸部。他走近问道："这位太太，真对不起。我是不是可以向您买点咖啡喝？"对方没有立刻答腔，他才意识到自己太有礼貌了，说要"付钱买"也显得愚蠢。妇人说："我可以给你咖啡喝，跟我来。"她长得高大结实，因此活动起来像艘船，绕着自身转。她指着篱笆的尽头说："门就在那儿！"

厨房里仅有个老头儿，苍蝇成群。但是，烧红的矮炉子上，给猪食的一锅米糠旁边，一壶咖啡溢出阵阵香气，令安杰洛觉得这间熏满炭黑的小室颇迷人的。他前天晚上只吃干面包，因此，就连那锅给猪吃的糠，也能让他胃口大开。

他喝了一碗咖啡。妇人走到他面前，多肉的肩膀上，满是小窝洞，紫色的乳晕也明显可见。她问安杰洛是不是坐办公室的。

安杰洛自忖道："当心！她已经后悔给了我咖啡喝。"他小心避免再叫她"太太"，回答："喔！不！我是马赛商人，准备上拉朵门拜访顾客，顺便透透气。"他又问去巴农的路怎么走，妇人显得更亲切了，她说："你吃颗蛋吧！"说着已把米糠推到一旁，在炉子上放了平底锅。

安杰洛吃了一颗蛋、一块肥猪肉，和四片白嫩新鲜、看起来轻如羽毛的面包。妇人像母亲般地在他身旁忙碌着。安杰洛惊异自己竟然能够忍受她满身的汗臭味，就连她举手整理发髻，露出大撮红棕色腋毛，也不致让他感到不自在。她不肯收安杰洛的钱，笑着推开他的钱包。安杰洛觉得自己笨拙可笑：他生性害羞，宁愿付了钱，像往常一样保持距离，不欠什么人情。现在只得谢了又谢，把钱包收回口袋里。

妇人指点他河谷那头通往橡树林的路，安杰洛穿过青翠的草地。方才的食物美味可口，嘴里余香犹存，他骑马静静地走了一会儿，最后才叹了一口气，以小快步上路。

太阳高挂在半空中，天气燠热，可是阳光白蒙不刺眼，像是给大地抹上一层厚厚的奶油。安杰洛已经在橡树林里攀爬好一阵子了，小径上积满砂石，马匹走过便扬起一团团尘土，久久不散。每次转弯时，透过树下粗糙干燥的灌木丛，还可以看到下面蜿蜒的路上他走过的痕迹。橡树并不能遮荫，相反的，坚硬的树叶只会反射光和热，令人眩目，难以喘息。

马匹踩在炙热的斜坡上，沿途白蓟草发出清脆的声音，好似一片金属质的大地，在马蹄下颤抖。除了尘土中的马蹄声和蓟草在蹄下的噼啪声外，四处一片沉静，连周围大树的存在都显得那么不真实。马鞍灼热，鞍带来回摩擦移动使马儿不断出汗。它吮着马衔，时而摆头清清嗓子。气温无情地上升，就像一个塞满煤炭的锅炉，有的橡树甚至裂开了。耀眼的阳光照着干燥光秃如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堂地板的灌木丛，随着马匹的移动，后面拖着黑长的影子。蜿蜒的山路渐趋陡峭，两旁的老石头上覆满白色地衣，太阳不时由一旁直射而下。粉白的天空忽然出现一洼光亮无比的深渊，吐露一股烤炉般火热、粘稠的气息，清楚可见其中颤抖的油腻。在如此耀眼的阳光下，巨树一一消失，整片森林经强光吞噬，不见轮廓，几至透明，后又被腾腾热气罩以闪烁、粘稠之涡漩。山路接着转向西行，突然变得异常狭窄，如骡道，紧挨两旁的树，主干金黄，枝茎繁茂、扭曲，发出噼啪声，静止、闪亮的树叶奇形怪状，如镶有金线的镜子。

大地除强光外，不见其他生命，安杰洛终于开始纳闷？路上没有蜥蜴出没，枝头也无乌鸦伫立，这鸟平常无论是这种如发烫石膏的天气，或大雪纷飞之时，都爱四处窥探的呀！安杰洛想起他们夏天在葛比亚山区的军事演习，他从未看过如此透明的景色，如钟罩，如五花八门的矿藏（连树木都具多刻面和棱柱，像岩石晶体）。如此不合人情的洞穴宝藏，令安杰洛万分错愕，他想："我才刚刚离开那袒胸露背，给我咖啡喝的女人，现在这地方更不真实，和那裸露的臂膀相比，比隔着月球，和有五光十色岩穴的中国还远。而且这竟然还是我住的地方。在葛比亚，我有小群幕僚和军事演习，得小心翼翼，否则会挨留着漂亮胡子和说话粗鲁得像放牛郎的桑·吉欧将军狠狠地一顿骂。这些都使我和这世界隔离，无视于这些四面体式的树丛。所谓崇高的原则，精华也许就在此：只要找来一小群幕僚和一个因恐惧而说粗话的将军，就可以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玻璃钟罩里，连光线稍有疯狂的举动也能杀死你。太阳光里真有亚里欧斯特①笔下的战士，这是为什么所有不是杂货商的人，都千方百计想靠崇高的原则来提

① 亚里欧斯特（Arioste）：16 世纪意大利诗人，是安杰洛最喜欢的作者。

高自我的价值。”树木间比飞动的羽毛更轻的动静，都让安杰洛觉得重逾十万公斤。这些在强光中躲躲藏藏，比水里的鳟鱼敏捷的树木，着实令他担心。他急于抵达山丘顶，希望能吹来一点风。

然而山顶并没有风，那是一片荒原，比路上更热更亮，甚至可以看到整片粉白的天空。遥远的天际有淡蓝的山峦蜿蜒，顺着安杰洛所走的方向直望，矗立着起伏、状圆，但高耸的山脉。这其中隔着一片三角帆状、染着微绿之巨石遍布的土地，周边有蜂窝状的村庄。巨石下光秃的陡坡上是橡树和栗树林，从那儿可俯瞰下方小河谷的岬角与河湾，河谷闪烁着金黄，甚至比天空更白。大地皆因强烈的阳光和油腻的酷暑而颤抖变形，在太阳暴晒下，收割过的田埂之上，堆积着色如火焰的稻草之田野，甚至连最后几株清新的青草也正受热气煎熬的森林，都开始升起缕缕灰尘和烟雾。

小径一直蜿蜒到山脊上。这山丘极为宽阔，像块起伏的高原，嵌在四周高山的坡谷间。最后，安杰洛走进一个两三公尺高的小白橡树林，树下长满了麻花头和百里香。在马蹄的践踏下，浓郁的香气四起，但空气沉重不流通，久了以后反叫人觉得恶心。此地并非完全人迹罕至，有时一条盖满这类白如粉笔的夏草之古道与大路交接，然后隐没于小树林间，看似通往某个地方。安杰洛看到树丛后隐约有个羊圈，墙是面包色，像一般教堂或堡垒，呈拱垛形，上面铺盖了一层厚重扁平的石块，一个窗户也没有。他折回走向羊圈，希望能找点水给马喝，但它背对着大路，根本看不到门。安杰洛的官阶虽然微不足道，正如他自嘲地说：“不值一分钱”，但他是职业军人，又是骑兵，便具有一种本能。他发现自己靠近时，马蹄声四处回响，便猜测：“这羊圈是空的，而且废弃已久。”果真，那架在石头上、磨得光滑的水槽，已干涸发白似骨头。敞开的大门透出一股清新和羊粪堆肥的味道。但是，才

往这边走几步，安杰洛就听到里面嗡嗡巨响，黑暗中并有一块状如黄色帷幔的东西在蠕动着。马儿比他早一秒钟明白原来羊圈里栖着大群野蜂，他立刻掉马开溜，飞奔向树林，绕了个圈子，可以从正面远眺那突出于白橡树林上几公尺高的羊圈。蜜蜂倾巢而出，在阳光下看似炭黑粒子，穿过大门和两个眼洞窗，成螺旋状飞舞移动着，就像从一个弃置林中的老骷髅之眼眶和下颌飞出一般。

过了许久，缺水问题渐趋严重，小径继续蜿蜒在这又长又干的山脊上。安杰洛判断自己大约至少走了四里路。他早上兴奋之余，忘了给表上发条，现在只好试着以日计时。但是抬头望天，四下阳光眩目，根本看不到太阳。最后小径终于开始成下坡，转个弯后，忽然一阵清新扑面而来，安杰洛抬起头，才知置身一株青翠的山毛榉树下，旁边并有四棵巨大的白杨木，在阳光下闪烁着，起初他不敢相信，直到听见树叶发出水流般的声音（虽然当时没风），才改变想法。树后有一片收割过后余下的麦梗，连麦垛都处理掉了，而且当中已耕出几道犁沟，还是早上才开成的呢。马儿咬着马衔欲奔驰，安杰洛不自觉地把它拉住，这才瞥见麦田一直延伸到柳树后，从柳树中走出三只同套于一犁的驴子。后来马儿快步奔驰起来，把他带至一簇埃及无花果、白杨木，和杨柳群集的树丛，他几乎来不及发现原来那耕种者身着衣裙。

水池位于路旁的树丛边，池子已被遍生的苔藓染红，茄子色的水从一根大管子徐徐流出。顺着水池，一道灌溉沟渠蜿蜒至草地上。草地中间盖着一间长形房子，简朴又干净，最近才涂上灰泥，窗板也刚重新上漆，比水池还静悄地矗立着。

安杰洛的眼睛已习惯于阴影，他瞥见路的另一头不远处，有个僧侣坐在树下休息。这僧侣骨瘦如柴，年龄难以辨识，眼睛炯炯有神，面色红似他的袍子。安杰洛假作从容状，轻踏着脚跟说

道："这地方真美！"僧侣没有答话，发亮的双眼打量安杰洛的马、鞍囊，及靴子。安杰洛被盯得浑身不自在，觉得树下略嫌阴凉，就拉着马缰绳，走到太阳下，给自己找了借口，自言自语道："如果继续留在那边，迟早会得肺炎。这水暂时纾解了我们，在吃饭前，咱们还可以再走两三里。"僧侣瘦削如野兽的脸令他印象深刻，颈上突出的腱更吓人，活像一条把这颗头固定在道袍上的绳子。安杰洛又说："而且，树上说不定还有个蜂窝……"忽然看见两三百步前，有家显然是客栈的房子（招牌还依稀可见），一群乌鸦从他头顶往北飞去。

客栈老板对他说："你好！下士！马匹所需的食粮我都有；至于你，那就难了……除非你愿意吃我的晚餐。"说着，他眨眨眼，掀开一个锅盖。里面炖了一些夹杂肥猪肉的鹌鹑，下面铺着一层洋葱和番茄。"这完全拜森林之赐！对了，"他看着安杰洛漂亮的夏季上衣说，"你在意你的制服吗？我的椅子都被那些和尚坐旧了，露出的稻草会像醋一样磨损你细致的布料。"

店家身上只穿了一件红色的驿站马车夫背心，浓密的胸毛正好充当领带。他戴上一顶老旧的警察软帽，准备去给马儿腿上冲两桶水。热过头后，冲凉对它最好了。安杰洛自忖道："此人以前是警察。"他接着又想，"这些法国人，永远都会受不了拿破仑，现在他们只须对付那些但求没没无闻，争取每周能有一次肉吃的织布工人。我敢说他们宁愿到奥斯德列兹森林里做梦，也不会背叛工人，高喊'路易·菲利浦万岁。'[①] 这不着衬衫的人只等时机成熟当拿坡里国王。这就是阿尔卑斯山两边的不同了！我们那里没有前例，所以人民比较怯懦。"那人说，"如果我是你，就会解下鞍袋，放在屋内椅子上。"安杰洛说："这儿又没有小偷。"对

① 影射1831年里昂丝织工人暴动事件。

方应道："这很难说。那我呢？人就是这样养肥的。"安杰洛冷冷的回答："你放心，我会教训你怎样守本份的，别妄想了。"店东说："开玩笑的啦！不过我并不厌恶能使人猝死的商人。咱们去喝一杯吧！"说着大掌拍拍安杰洛的肩膀。

他们喝的是淡红色葡萄酒，还算香醇。

店东说："修道院里的和尚专程走四分之一里路，穿越森林，来这边喝他们的戴笛美酒。"安杰洛天真地说："我还以为他们只喝路边梧桐树下那漂亮池子里的水呢！此外，他们可以来这儿喝酒吗？"店东说："如果你往那边去，真的什么也不准做。可是谁说第二十七轻骑兵团的退休士官就可以在这鸟不生蛋的路边开客栈？难道是人权宣言规定的？这些和尚并不坏。没错，修院里偶尔会敲敲钟，庆丰收祈祷的时候也会扬扬旗子、吹吹喇叭；可是他们真正的工作还是耕种，这一点他们是不会放弃的。那你看过哪个农人讨厌葡萄酒的？而且他们的老前辈不是说过：'喝吧！这是我的血！'吗？① 我唯一被迫做的，就是遣走我那侄女。可能就因为她是女的，才妨碍到这些和尚。他们因为信仰才穿裙子，看到一个天生得穿裙子的，当然会讨厌。现在这小屋就只有我一人，即使他们偶尔来喝一杯又怎样？人人各得其所，这不是最重要的吗？而且他们非常绅士，你看他们不但苦修还得做些连我都做不来的差事；虽然很渴，还是不走大路，绕了树林才过来。我总是不关马厩的后门，好让人们能从那里进来。这对任何有骨气的人多少是个侮辱；但是，我还是做成他们的生意！"

安杰洛沉思半晌，他知道一人独居在这么一个静悄的森林里，一定会需要同伴，逢人就想说话。他想："我爱人民，就像这个在鸟不生蛋的路上开客栈的士官一样。爱实在很荒谬。也许有

① 这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所说的话。

人会反驳我说：'少来了！事实上，你爱的是那个给你咖啡喝的女人赤裸的肩膀。虽然晒得很黑，这肩膀可美得很，连那些小窝洞都很可爱呢！有了她，你还要什么？刚才你也没挑剔那水池、榉树荫，或那些在阳光下闪烁的白杨树啊！'但是有了榉树、白杨和水池，人会变自私的。谁来教我变得自私啊？无疑的，这个身着红背心的人的确心安理得，他可以逢人便随心所欲畅谈。"安杰洛深深为森林的寂静所震慑。

后来这"心安理得"的人终于开口说话："我没有饭厅，平常就在这小张大理石桌吃饭。我们如果分开两张桌子吃，实在有点愚蠢，而且我还得一直站起来服侍你。你介意一起吃吗？如果你愿意。我会注意吃相的。我一个人，而且……"（听到这里，安杰洛就答应了。）他想法安排付自己所喝的酒钱。

事实上，那店东吃饭的规矩不错。他以前当兵时学会不吃得满嘴都是，所以没弄脏他那条茸茸的胸毛领带。安杰洛说："像你这类客栈，一般总是充满血腥。这种地方往往有个煮尸体的炉子和一口可以弃尸丢骨头的井。"

那人回答："炉子我倒有，就缺一口井。不过骨头可以埋在林子里，根本查不到。"

安杰洛说："以我现在的心情，这么一个冒险经验很合我胃口。人实在很奇怪，我想你曾经是二十七轻骑兵团士官，不用说我也知道。我常常思考一些很深奥的问题，所以很想和一些强悍凶狠、不畏苦役、断头台、欲谋财害命的强盗较量一番。我愿意和他们在那边那个什么圈套都设计不来的窄楼梯间对打；还能守在一幢连门也关不了的破屋，慢慢等他们蹑手蹑脚上来，只能开两枪，然后就得用尖刀肉搏战。"他口气忧伤严肃，接着又说："我只有这样谈爱，人家才不会笑我。"店东回答："话是这么说，可是我想这种时刻一定一点也不好玩。"但是安杰洛这么坚决、激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又阴郁，他只能再为他斟杯酒，很理智、达观地跟他谈人生过往，说再怎么危险的事还不是过了，没什么好畏惧的。安杰洛说："我要做个隐士！这有什么不好呢？一个果园、一片葡萄树；其实道袍也不错，毕竟它很方便，可以像刚才那瘦削的僧侣一样穿在身上，给人深刻印象，也不怕被嘲笑，是一个自在不受拘束的好办法？"

算帐的时候，店东不再像方才那么达观理性，几乎是在乞讨他的分文。他不再提第二十七轻骑兵团，再三强调他是独自一人。他发现只要提到"孤独"二字，安杰洛就拿他没办法，因此他轻而易举得到所要的。后来他戴了他那警察软帽，送安杰洛上马时又把它拿下来捏在手上。

这时大约下午一点，天气酷热难耐。店东说："别走在太阳底下。"（他觉得这么说很讽刺，因为四下根本找不到一处可避荫的地方。）

对安杰洛而言，自己好像正一步步走进刚才提到的火炉里。现在这河谷很窄，一路全是丛丛矮橡树；沿途的石壁已热得发白。阳光像千万点的灰尘粒，折磨着昏昏欲睡的安杰洛和马儿；小树丛渐渐夹杂着污浊的金黄、暗赭和粉白色，难以辨识。蜿蜒的巨石上，废弃的老鹰巢溢出阵阵腐臭。附近山丘所有的死腥均由山坡倾入河谷：树桩、皮囊、蚂蚁窝、拳头大的胸骨、银链般的蛇骨头、被打扁如哥汉特葡萄干的苍蝇、骸骨有如栗子壳里的汁浆之死刺猬、野猪残骸、被吞噬殆尽、梢端塞满木屑的树、橡树枝间太阳晒着的鹰骨，还有野花楸树汁在酷热下散出的酸臭味。

安杰洛并非在做梦，这一带山丘夏季从未这样热过。这天热浪同时猛袭南部地区：瓦尔河荒僻地带，橡树开始噼啪断裂；高原上偏远的农庄之蓄水池突遭鸽子侵袭；马赛的下水道也开始冒烟发臭；艾克斯城里，午睡时分一片死寂，马路上的水池汩汩

作响。在喜汉镇，早上九点就有两人病倒：一个车夫才刚进镇就发病，被抬往一家酒店的阴凉处放血，尚不能说话；大约在同时，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在住处附近水池喝水即吐，还未跑到家，就昏倒在门口。安杰洛在马上打盹之际，她已经死了。

达基宁城位居盆地，四周山丘环绕，热得根本无法睡午觉。房子平时只靠小窗就很阴凉，现在却闷得让人想将之挖大好喘口气。田间没有水泉或池子，可是大家都到那儿，吃些热得像煮熟的香瓜、杏子，然后趴在草地上睡觉。

拉瓦烈德的村民也在吃香瓜。安杰洛经过散发出腐蛋味的悬岩下时，年轻的德泰午斯夫人正顶着大太阳，从城堡楼梯往村里跑。原来她厨房一个女佣一小时前（也就是那卑鄙的客栈主人跟安杰洛说："别走在太阳底下"时）才从城堡下来，到村里就重病不起；而现在（就是安杰洛闭着眼继续走在山间这条酷热的小径时）她已经死了。死时脸色发黑，人家还以为她中风了。火伞高张，加上死尸的味道，死者发黑的脸，令贵妇觉得恶心，只好到一丛灌木后面呕吐。

隆河河谷盛产香甜美味的哈密瓜。这河谷沿着安杰洛走的那片灰绿色土地伸展，拜隆河之赐，尽是高大的灌木、埃及无花果、三十多公尺高的梧桐，和枝叶繁茂的山毛榉。这年没有冬季，因此松树的针叶都被毛毛虫蚕食殆尽；就连柏树、无花果树、梧桐、山毛榉也没被放过。从卡本塔望去，穿过百里见方的树尸、被啃成纱纹状或成灰随风吹起的树叶，隐约可见阿维尼的城墙，像被蚂蚁侵噬后呈灰白色的牛胸骨。这一天，热浪也侵袭到此，病得最严重的树木立刻坍塌了。

在奥杭吉车站，一班来自里昂的火车上的乘客奋力敲打车厢，要求开门。他们都快渴死了，很多人甚至呕吐、闹腹泻。机械员走来，才开了两扇门即受不了，径自走到一旁，头倚着栏杆，倒

地不起。人们抬他去急救时，他一息尚存，嘱咐要尽快卸下车头，将第二根操纵杆向左推到底，否则会起火爆炸。这时候，第三个车厢的乘客握起拳头猛敲车门。

隆河河谷每个城镇都盛产哈密瓜，热浪来袭，需求量更是加增。这种天气，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面包、肉类，单是想起就叫人觉得恶心。大家只吃哈密瓜，吃完喝水、漱口。大把的苔藓像舌头般由水池的圆管吐出。从坍塌的树，和雪白草原里焦灼的稻草中所冒出的灰尘，有如梧桐的花粉般，刺激人们的鼻孔和喉咙。犹太教堂旁边街道上尽是哈密瓜皮、籽和汤汁。人们同时也生吃番茄。第一天晚上，果皮垃圾开始腐烂，天气比白天更热。截至目前，农人们已从卡本塔运来五十多车大而多汁的哈密瓜。下午一时，又有三十多辆空马车被拉往城墙外的瓜田。正当卡本塔西边三十哩外的安杰洛半睡半醒骑在马上，漫步于酷热、充满腐蛋臭的峡谷时，哈密瓜皮已开始遍布城里的大街，甚至行政局、图书馆、皇家宪警局，和人来人往的里昂旅馆四周。又有马车运来哈密瓜；一个医生吃了一颗沾上几滴止痛糖浆的方糖；而两点钟该驶往布罗瓦克的骡车仍未套上马儿。

城镇里，这热浪和荒郊野外的雾一样神秘。阳光强烈反射下，空气浓浊粘稠如糖浆，街上整排房屋几乎变形或消失。人们颠行如醉汉，但这并非因为匆忙吞吃，在肚子里咕噜作响的哈密瓜；而是门、窗、锁、窗帘看来皆变形，人行道和路面的高度也有异动。此外，人人双目半闭，就像安杰洛，低垂的眼皮映着红色的丽春花，所见之物全似沸腾的水，走路不免踉跄。

因此，起初几天，大家都未注意到病患，只等他们已无力走回家，病倒在街上时才照料他们。但若病患是脸朝地倒下，人家会以为他趴着睡觉而置之不理；除非他又经过一番挣扎翻滚，躺好露出发黑的脸，才会引人注意。有时候甚至在此情形之下，也

不见得会得到救援，人们往往因酷热、口渴而变得自私。所以开始几天，病患极少。一个犹太医生接到教士通知，担心洁净的问题，赶至犹太会堂检视躺在门口的三具尸体（可想而知，这几个人本来大概想进教堂纳凉）。这天下午，在卡本塔只有两个病人，其中之一是布罗瓦克驿车车夫，但他的病因是起于苦艾酒，还是酷暑，实在难以确定。（这车夫是个大胖子，经常暴饮暴食。他大概是当天全城唯一吃了午饭的人——他在客栈狼吞虎咽掉一整盘的下水，把苦艾酒当咖啡和饭后烧酒，一连喝了七杯。）

在奥杭吉、阿维尼、亚皮特、曼诺斯克、阿尔勒、塔哈斯龚、尼门、孟伯里耶、艾克斯、拉瓦烈德（虽然厨房女仆之死引起极大的震撼）、达基宁，一直到靠海地区，人们几乎完全不在乎此事（不过这是下午一两点，即安杰洛在昏睡中，因马匹的颠簸，开始想吐之际）。每地约有一两人病死，和几起轻重不一的病倒，大家都以为是无节制吞吃哈密瓜和番茄的结果，只以方糖沾止痛糖浆服用了事。

在土伦，下午两点，一个海军军医坚持求见当地的指挥官——海军司令德特公爵。人家要他晚上七点再来，他竟在候见室大喊大叫。传令兵见他神色惊慌，甚至突然以手捂口以防自己说话，就一边道歉一边把他赶走。军医说声“算了”便离开。

在马赛，除了下水道的恶臭外，一切还算好。旧港口的水在几小时内突然变黑，浓浊似沥青。这城人口稠密，所以没人注意到医生们从下午开始就驾着马车四处奔走，其中几人神情极为严肃。此外，居民表情也都因这恶臭显得悲伤，像在沉思。

安杰洛走的小径忽然开始绕着一堆三角帆状的巨石转，通往藏在一堆蜂窝形石头后的村庄。安杰洛发现马儿步调有异，醒了过来，看到它正穿越一畦田地往上爬，耕地四周围了白石砌成的矮墙，种满病奄奄的柏树。村庄一片冷清，小巷边的墙令人窒

息。安杰洛下马，把马拉至教堂边一道几乎塌陷了的拱门乘凉。那儿有股鸟粪臭，原来拱门顶全是燕子窝，渗出淡褐色的液体；尽管如此，门的荫影仍稍缓安杰洛不断以手碰触，灼热烧红的颈子之疼痛。过了十五分钟，他注意到巷子那头有个门开着，阴暗中似乎有一女人很吃力地移动着，于是上前讨水。女人行动迟缓，满身大汗，很困难地呼吸着。她说鸽子弄脏了池子，已无清水可饮，连马都不能喝。但是马儿不顾一切，把头伸进桶里，发出鼻响，洗了洗鼻孔，并吹了许多水沫。

那妇人屋里有许多哈密瓜，安杰洛吃了三个，把瓜皮丢给马吃。妇人也有番茄，但她认为不宜生食，否则会发烧。安杰洛还是吃了，用力一咬，番茄汁喷到他漂亮的上衣，但是他毫不在乎，因为总算解了渴。他也丢了两三颗番茄给马儿，马儿很快就吃光了。妇人说她丈夫也是这样假充好汉，从昨夜起就发烧了。安杰洛才注意到屋角床上堆了一叠花毯子和鸭绒被，几乎看不到病人的头。妇人说她丈夫全身发冷，安杰洛觉得事情不妙。此外，病人脸色发紫，做妻子的说他现在不叫痛了，可是整个早上直闹肚子，一定是不听劝告，像安杰洛一样吃了番茄的后果。

安杰洛把马也拉进屋里，休息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上路。门外仍旧是艳阳高照，酷热难熬，令人无法想像还会有夜晚。

这正是那军医说："算了"，折回土伦之际；卡本塔的犹太医生也匆忙赶回家，吩咐妻子打点行李。于是这肥胖、牛眼、鹰鼻的女人，带着十二岁的女儿搭上驶往维崇的驿车。医生要她们抵达维崇立刻租车到笛勒菲，甚至是波尔多，走得愈远愈好。等送行的丈夫不见踪影后，她才转回头，手指放在唇上，示意坐对面，张大眼睛，直冒汗的女儿保持安静。安杰洛则走进一片炎夏中的荒野世界：焦臭的橡树和栗树、灰绿色的牧场、叶间流溢着送葬用灯油之柏树、幻象般的雾影、半透明的阳光，若隐若现的灰色森

林、村庄、丘陵、山峦、地平线、田野、树丛，和一片几乎全被亚麻色空气遮得模糊不清之牧原。他不时望着东方，期盼夜的来临，但天空依然一片赭红。这一刻，在拉瓦烈德，时间似乎静止了：在几位村民和德泰午斯夫人的注视下，停尸在床上的厨房女佣正迅速腐烂。再回到安杰洛这边：他渐渐走到一早就从山丘上看见，点缀着岩石和村庄的大片橡园区。但是，早上远眺时，一切是那么的调和；此刻，烈日高照、空气粘稠，景色顿时走样：树枝如油污般地扩散变色，整个森林像肥猪肉般地融化了。

安杰洛再次东望，期盼看到日落的蛛丝马迹；拉瓦烈德的德泰午斯夫人则盯着女佣尸体沉思，心想："几个钟头以前，我才差她到村里去买哈密瓜的……"；而土伦的海军军医再也按捺不住，他走到拉马各街，转入三橄榄街，穿越爱之殿广场，进入蒙多庵街。然后由城墙街走至怜悯街，白热的铺石路上有尿淌动着。他又走了奥哈妥街和拉美迪街——此街通往港口，街上传来海洋的味道，继而上了桑树街，跨过排便沟，到达拉法叶街，最后在欧马勒公爵咖啡座落脚，坐在梧桐树下，点了一杯苦艾酒。才喝一口，他就自忖不该比国王还拥护保皇党，心想只消写份报告就可以推卸掉责任。每一年人们都会说："过去从来没有这么热过"，也许这些人暴饮暴食，只是普通痢疾。"潜伏症状！潜伏症状！这些人平时抽烟、喝酒、玩女人、吃盐腌渍品，生活又疲于奔命，身体早就完蛋了！你根本不能以他们来断定什么！这些怎么会是潜伏症状？只能说这接下来可能会引起传染病而已。如果只为禀告这么一件事，把司令从午睡中叫醒，他一定会大发雷霆！虚脱？即使是虚脱也一样！这些人本已疲惫不堪，只消一场痢疾，就可能出现……亚洲型症状。印度德尔它，离坎基河很远，天气热得蝇虫孳生……布尔斯，五十度，一点荫影也没有，水迅速腐臭……。其实这城不像人家所讲那么臭，也没比六个月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